

狄兰·托马斯与威尔士语诗律

海岸

追溯 14 世纪南威尔士诗歌的黄金时期,那时曾出现过一位对威尔士诗歌持续影响两百年之久的伟大诗人戴维兹·阿普·戈威利姆,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威尔士语“cywydd”格律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 15 世纪的威尔士达到巅峰,后来随着威尔士语及威尔士文化阶层的衰落,渐渐淹没在 16 世纪流行的自然流露情感的英诗大潮下,却在狄兰·托马斯的诗歌中依然留下清晰可寻的印迹。

我梦见自身的诞生
[英]狄兰·托马斯

睡出一身汗,我梦见自身的
诞生,突破
转动的卵壳,壮如
钻头一般的运动肌,穿越
幻象和腿股的神经。
从蠕虫屈身丈量的肢体,曳步
离开皱巴巴肉身,列队
穿过草丛里所有的铁,锉亮
夜色撩人的光金属。
承接流淌爱液的滚烫脉管,
昂贵
是骨骼的生灵,我
环绕代代相传的地球,低速
驶过夜间打扮入时的人。
我梦见自身的诞生再次死
去,弹片
击中行进的心,洞穿
缝合的伤和凝结的风,死亡
封住吞入毒气的嘴。
恰逢第二次死亡,我标识山
岗,收获
毒芹和叶片,锈了
我尸身上回火的血,迫使
我再次从草丛奋发。
我的诞生赋予感染的力,骨骼
再次生长,赤裸的
亡灵又一次穿上新衣。再次
受难的痛吐出男儿气概。
死去一身汗,我梦见自身的
诞生,两次
坠入滋养的大海,直至
亚当一身汗渍发了臭,梦见
新人活力,我去追寻太阳。
(海岸译)

诗人狄兰·托马斯(1914—1953)在《我梦见自身的诞生》(I Dreamed my Genesis, 1934)一诗里前后呈现两大生死爱欲的梦境:前三个诗节叙述受孕与诞生的梦境,后三个诗节叙述死亡与重生的梦境,最后一个诗节是充满希望的复活;然而,生死的周期总交织着分娩的阵痛、性幻想和灭绝,正如美国研究者发现,“狄兰·托马斯许多诗描述梦境,或根据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来构思,通过浓缩、转移、象征等手法来创作”,而此诗刻意跨行的句式及生死的主题似乎借自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荒



狄兰·托马斯在 BBC 播音间

原》(1922)的开篇: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哺育着
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
混合着
记忆和欲望,拨动着
沉闷的春芽,在一阵阵春雨里
(裘小龙译)

I dreamed my genesis in
sweat of sleep, breaking
Through the rotating shell,
strong
As motor muscle on the
drill, driving
Through vision and the
girdered nerve.
睡出一身汗,我梦见自身的
诞生,突破
转动的卵壳,壮如
钻头一般的运动肌,穿越
幻象和腿股的神经。

前三节是典型的狄兰式神经传导与机械装置相互交融的

超现实主义诗节:首节想必是一场艳梦,叙述者大汗淋漓,“我梦见自身的诞生”,回到子宫受孕的那一刻,也回到《创世记》,回到原罪的“蠕虫”丈量一番亚当的肢体,回到宇宙、生命、文明的起源,即这首诗的灵魂所在。首节可见到头韵/行内韵交叉出现,第一/二行发出“丝丝作响”(sweat of sleep/shell, strong)的头韵,第三行依稀从梦境(dream)中听到“d”头韵(drill, driving)的回响。第二/四行,甚至在下节第三行重复出现“through”,一再让读者感受到“壮如钻头”的力量,足以“突破/转动的卵壳”,“穿越/幻象和腿股的神经”,无论是要突入一个女性世界,抑或突破一种心理的障碍。

From limbs that had the
measure of the worm, shuffled
Off from the creasing flesh,
filed
Through all the irons in the
grass, metal
Of suns in the man-melting
night.
从蠕虫屈身丈量的肢体,
曳步
离开皱巴巴肉身,列队
穿过草丛里所有的铁,锉亮

夜色撩人的光金属。

第二节首行由“From”发动的“f/m”头韵继而在诗行内回旋(shuffled / Off from... flesh, filed /... metal /... man-melting),带头韵的双关语“file”,既能“列队/穿过”草丛,也能“锉亮”草丛里的铁;跳韵的“man-melting night”仿佛就是一座熔炉,一个夜色撩人的造人子宫,抑或葬人的墓穴,实谓一次穿越“金属”的艰难诞生。而此节的“flesh”(肉身)与“grass”(草),典出《圣经·以赛亚书》40: 6“那肉身皆草,美颜似野花”(All flesh is grass, and all the goodness thereof is as the flower of the field);在狄兰笔下,动植物、矿脉和血脉都是有机一体的,有时令读者难解,唯有透过他的“进程诗学”才能解析其中的奥秘。随后的“我”,一个高贵的诗人诞生,脉管承接爱情的热血,环绕代代相传的地球,低速驶过夜间堕落的人类,一代代历经生死的交替。

后三节是“第二次死亡”与重生的梦境,似乎与一战、二战相关,生于 1914 年的狄兰·托马斯,恰逢弥漫死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 年希特勒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将无法避免,那就是狄兰心目中的“第二次死亡”,具象可感的战争体验何等残忍,“我梦见自身的诞生再次死去,弹片/击中行进的心,洞穿”。

In the stitched wound and
clotted wind, muzzled
Death on the mouth that ate
the gas.
缝合的伤和凝结的风,死亡
封住吞入毒气的嘴。

典型的一种古英语诗律,押头韵“w/m”、谐行内韵“wound... wind, muzzled/... mouth”。第二次死亡,另一层意义指向性衰竭与灭绝,因打从伊丽莎白时代起,“死亡”在英文里就蕴含“性”的双关语义;在基督徒眼中当然也有神学的意味,典

出《圣经新约·启示录》20: 14 里的“第二遍死”,参见《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一诗末句的解读。下一节出现的“毒芹和叶片”,让诗行回到“肉身皆草”,迫使“我”在草丛中奋发,“我尸身上回火的血”,勃起触发生机,骨骼再次生长,穿上新衣的亡灵再次“吐出男儿的气概”。

I dreamed my genesis in
sweat of death, fallen
Twice in the feeding sea,
grown
Stale of Adam's brine
until, vision
Of new man strength, I
seek the sun.
死去一身汗,我梦见自身的
诞生,两次
坠入滋养的大海,直至
亚当一身汗渍发了臭,梦见
新人活力,我去追寻太阳。

末节描写死后重生,叙述者大汗淋漓,“我梦见自身的诞生”,第二次“坠入滋养的大海”复活,无论是子宫滋养的羊水,还是《圣经·创世记》里的亚当子孙,“一身汗渍发了臭”,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人”,一起“去追寻太阳”,无论透出凯尔特文化的破晓之光,还是圣子基督带来的神学之光。

* * *

两年前开始写作《狄兰·托马斯翻译与批评》书稿时,笔者曾发邮件向冯象先生讨教希伯来诗律问题,探讨是否对狄兰·托马斯诗歌有过影响,他认为“英语和闪语语系不同,几乎无法还原音律和节

(下转 15 版) ➔